

筆尖故事

暖香襲人的秋夜

朱宜堯

秋，一天天深了。西風一緊，冷空氣便堂而皇之地襲來，這時候，就到了烤苞米的季節。小區門口常有攤點，夜幕裏守着一爐紅紅的炭火，暖融融的，真是愜意；公園附近也有，那裏鍛煉的人多，人多，生意自然也會多些。我家樓下的西林公園，就有這麼個烤苞米的攤位，一個炭火烤爐，一幅我們這兒叫「倒騎驢」的三輪車，車上堆着鼓鼓囊囊的青黃色的苞米皮子。

走近了才看清，攤主戴一副白手套，白得一塵不染。他坐在木馬扎上，炭火的熱與光跳躍在臉上，紅通通的，一張關公臉。爐火上，時而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是苞米粒炸開的聲音，猶如一串歡快跳動的音符。那聲音裏能嗅到一縷柔香，好聽又好聞，悅耳又悅心。再看他身後，立着一個「綠棒子」——啤酒。他喝酒不像其他喝酒的人那樣舉瓶酣暢，痛快暢飲，只是想起來才抿一口，目光卻始終落在手裏的活上。苞米不時轉動，一個挨一個地轉，米粒從乳黃到金黃，再漸漸到深黃，熟的過程不能怠慢，烤糊了，損失的不只是錢，寶貴的是時間。有時候，留幾葉水分足的苞米皮子，才不至於烤爛苞米。

晚飯後去公園鍛煉，去時在攤位前發一會兒呆，回來時再湊一會兒熱鬧，遠遠欣賞，他像一張掛在夜幕裏的油畫，周圍是夜的黑，中間

是一爐紅火，一張生動的紅臉膛。別人多是為烤苞米的香而來，我純粹是為了這份情致。

沒幾天，再去時，烤苞米攤位添了新花樣，烤梨了。當然，苞米也烤，爐子擺成了上下兩層的鐵架子，下面烤苞米，上面烤梨，梨是圓溜溜的南果梨。

梨，也能這麼烤？真是開了眼。以前倒是見過，多用搪瓷缸裝着，切好的梨塊放進去，加幾粒紅枸杞，梨肉白，枸杞紅，再倒半杯水，白與紅漾在水缸裏，一幅水波微漾好看的色彩畫。說是烤，其實就是燉煮。而他是純純的炭火烤，像烤苞米一樣，火雖不急，卻也得隔一會兒調換一下位置。梨的顏色從梨黃的淺白，變成油黃的瑯亮，表皮像鍍了層蜜蠟，又映着炭火好看的紅光，圓溜溜的梨成了一個紅光滿面的小可愛。



●正是烤苞米的季節。 AI繪圖

五毛錢一個，多便宜。吃烤梨的人比吃苞米的還多，尤其公園跳交際舞的老人，一曲結束，幾人湊到攤位前，你一言我一語地圍着火爐，一人一個，大小又正好，溫熱的梨水滑入喉嚨，剛好消解運動後的乾渴。苞米一晚賣不了二三十穗，烤梨卻能賣上兩筐。

站着看久了，饞意上來，抵不住暖香襲人，也買兩個嘗嘗。南果梨沒烤前稍微硬點，帶點

渣；烤透了的，軟乎乎的，一部分果肉成了汁水，皮兒是皮兒，肉是肉，離骨了，細心些，能一點點扒着吃。那口感真是好吃。烤梨最講究火候，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烤梨也急不得，把「吃」的速度放下來，慢慢去「品」，是很有意思的事。他一次烤三十幾個，不到十分鐘一爐，搶手時，都得預訂。身後的「綠棒子」常被忘在一邊，舞場散了，鍛煉的人走光了，收攤時，他才想起還剩大半瓶啤酒呢。

有次我回家很晚，遇見他收攤。炭火已熄，爐子暗下來，藉着昏黃的路燈的光亮，他看見我，打了聲招呼。我愣了一下，他的臉不再是炭火前那張生動的關公臉，倒像是蒙着一塊粗糙的大紅布，走近一看，滿是痤瘡。他說，天南地北地尋藥，也沒治好，只能這樣了。這張臉天天被火烤着，現在就更嚴重了。

他遞給我一個烤梨，咬一口，有一種溫熱的暖香瞬間流進身體。看着他有點吃力地推着三輪車，一個人蹣跚獨行在夜色裏，忽然對這個男人生出更多的好感與敬意，是一個梨的事，又不是梨的事，望着他的背影，彷彿那一爐跳動的炭火還在眼前晃動，是啊，我們生命裏很多暗藏的暖香，或許是用一份不為人知的灼傷與疼痛換來的。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葉落枝頭

蘇金鴻

野菊
漫過山巔的野菊
揚着孤傲的頭顱
等待了一個季節
馨香釀酒般醉人

從遠山飄來的雲
在野菊的夢裏逍遙

我蒞臨野菊的領地
吼着牧羊人的調子
一闕宋詞把我劫持
往事讓我久欠縈懷

秋風
山風漾着昨夜夢
那是野菊獨有的香

野菊在山坳裏浮沉
沉澱心泉的清澈
一顆虔誠的心
任憑風來雨去

在野菊的世界裏
我深深知道
堅貞的愛像野菊
不會在某一刻凋零

秋風穿越我的黑髮
有如穿越樹叢般瀟灑
落葉滿地，鋪築我的心事
春天的葉片為何秋天凋殘

葉落枝頭，有如失戀
猶如貧血的愛情
需要新葉充盈生機

把寓言種植在莊園
含苞屬於春天的故事
結果的樹在嶺上金黃

凋謝的花朵留在記憶深處

輕翔的小鳥群集天空
美麗如移動的彩雲
殘留深刻的歲月
回歸自然是愜意的事情

秋風，再一次旋轉
把我的黑髮漂白
那時，只有那個日子
我將被愛情深深打動

時代詩行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鄉情涓涓

秋風又起稻浪香

楊曉傑



●秋日的稻田一片金黃。 AI繪圖

不知不覺間，金秋悄然而至，鄉野彷彿被鍍上了一層金箔。清晨漫步在鄉間小路上，空氣中浮動着一絲若有若無的幽香。我抬頭凝望，一樹樹桂花正開得恣意，一株株銀杏綴滿金黃。

秋陽杲杲，在秋風輕拂之下，我彎腰拾起腳邊的一枚銀杏葉，對着陽光舉起，葉脈清晰可見。耳邊是「沙沙——沙沙——」的聲響，那是田野間稻穗相互摩擦的聲音。我轉頭望着邊上的那片稻田，不由想起年少時與家人一同收割水稻的時光。

那些年，家中的稻穀是全家的糧食，更是生活的希望。多餘的糧食父親通常會拿到鎮上去賣，換成錢。這些錢能讓家裏的飯桌上多幾碗飄香的紅燒肉，能給母親稱幾包甜滋滋的紅糖，還能給我和兄長買一身上好的冬衣。

那一年深秋正值水稻豐收，父親開着三輪電瓶車載着我、兄長以及母親，前往自家的稻田去收割稻穀，祖父則抄小路過去。

自家的田在河畔旁，白色的蘆荻與金黃的稻海遙遙相望，它們在秋風中共同搖曳，互致緘默的問候。一旁的竹林之中，時不時散落幾片竹葉，像極了秋天寄來的信箋。我坐在父親的三輪電瓶車的後車斗裏，車斗裏放着的鐮刀在碰撞間發出清脆的聲響，搪瓷杯裏的茶水也隨着顛簸微微蕩漾。

我家有六畝三分地，種的都是水稻。父親一大早便安排好了任務：大人們一人負責收割一畝，我和兄長各割一畝。當父親說完分配，個頭還不及父親腰的我，不服氣地嚷嚷：「爸，您可別小瞧我們，沒準我們比你們還快呢！」父親只是用沾着泥土的手指，輕輕刮了下我的鼻子，對着我憨厚地笑了笑，而後朝着另外一片稻田大步邁去。

我原以為割稻是件簡單活，一試才知其中門道。握多了使不上勁，握少了效率低。祖父和父親割水稻的速度極快，鐮刀過處，稻穗應聲而倒，留下整齊的稻茬。而我割的卻是長短不一，像狗啃似的。

那時，我的個頭還沒有些水稻長得高，整個人淹沒在稻穀的千重浪中。一彎腰，入眼是密匝匝的稻叢，讓我無端生出幾分焦急之意。我心急了就加快速度，卻把稻茬留得太長，會給後續的翻地平添麻煩，我方才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

說起來，那時已有收割機，但村裏大部分人家不捨得花這錢，寧願一鐮刀一鐮刀地收穫。

當我學着大人的樣子，試圖把稻穀捆紮整齊時，祖父隔着田壟喊：「曉傑，放着好了，等下我們來弄！」我遂站起身，捶捶酸痛的腰，一陣

秋風恰在此時拂過稻田，掀起層層金浪。我望着田野間和我們一樣在割水稻的村裏人，感受着鄉間的寧靜與美好。那一刻，鳥兒的歡歌聲與眾人勞作聲此起彼伏，相互應和着。

我坐在田埂上休息，看着手上被水稻葉子割出的道道淡淡傷痕，想起父母、祖父母他們布滿老繭的手。那一刻，我明白了，只有多幹活，將手磨繭出歲月的鏽甲，幹活也就不累、不苦了。

家中的阿黃沿着田埂跑到了我的跟前，搖着尾巴在邊上歡快地打轉。

日頭升到正中，一家人吃過飯後小憩片刻，便再次出發。我坐在父親的三輪電瓶車裏，車子一路駛過家門前的石拱橋。橋下的河水緩緩沖走了兩岸那香樟樹、苦楝樹、榆樹等搖落的葉子。還有些樹也在抖落着秋，只不過它們如同是村莊裏的一些人，我常看到，卻叫不出名字，但它們始終站立在村裏的一隅，守護着村子，與村子共呼吸。

傍晚五點多，緋色的晚霞籠罩着村莊，稻垛已在車斗裏疊成顛簸的金山。當遇到下坡路時，我會興奮地大叫：「爸爸，衝啊！」父親便會配合地加快速度，讓風灌滿我們的衣衫；遇到上坡路時，我和兄長就在後面推着車。等到爬完坡，我再次爬上高高的稻堆，俯瞰整個田野，而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那是我第一次割水稻，渾身的骨頭像是散了架，腰背酸痛得直不起來。猶記得，小時候每次幹活，我若是說起「腰酸背痛」四個字，父親總是說我：「小孩子哪有腰」，說我說話老氣橫秋。

又是一年稻香時節，那片田野依舊金黃，但記憶中躬身前行的身影卻已漸漸稀疏。而那縷稻香，依然飄蕩在每一個秋天的記憶裏，如同歲月釀造的醇酒，愈久愈香。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窗明風和

食秋記

蘇良進

麻雀雀走一片深秋的槐葉，瓦簷上的薄霜已在晨光裏凝成細鑽。推開後院木門，青菜畦裏的烏塌菜頂着白絨絨的霜花。指尖觸到葉片的剎那，冰晶簌簌落進泥土，露出底下翡翠般的嫩葉，湊近便有清冽的甜香漫上來——這是深秋獨有的饋贈，經了霜打的青菜，藏着整個秋天的甘飴。



●芋艿像一群酣睡的胖娃娃。 AI繪圖

以前常聽母親說「霜打菜賽蜜糖」，這話在廚房裏得到最生動的印證。老灶鐵鍋燒得發白，淋一勺自榨的菜籽油，油星子噼啪炸開時投進整棵切段的烏塌菜。菜葉與熱油相遇的瞬間，竟發出細微的歡呼，邊緣迅速泛起琥珀色的焦邊，而菜心依然保持着翡翠的鮮綠。

灶膛裏的火苗舔着鐵鍋，映得母親顴角的銀絲忽明忽暗。她忽然停了手中的活計，指着菜畦邊新翻的土應說：「去把埋着的芋頭起出來吧，霜降前收的芋頭才瓷實。」我握着木柄小鋤扒開濕潤的泥土，暗紅的芋艿裹着褐黃的泥衣，像一群酣睡的胖娃娃擠在土裏。湊近鼻尖輕嗅，泥土的腥氣裏混着栗子般的醇厚，那是大地深處醞釀了整個季節的芬芳。

洗芋頭是件需耐心的活兒。粗陶盆裏注滿井水，芋頭在清冽的水裏慢慢舒展，褪去滿身泥污。母親說這叫「返璞歸真」，就像人生要歷經風霜才能見本真。她指着一個裂了縫的芋頭笑道：「你看這紋路，多像老家院裏那棵老银杏樹的年輪。」我仔細端詳，深褐的紋理果然圍圈繞繞，藏着陽光雨露的密碼，藏着歲月流轉的痕跡。

蒸鍋裏的水開始吟唱，把削好的芋頭塊碼在篾匾上。鍋蓋縫隙裏冒出的白氣帶着澱粉的甜香，引得灶邊的花貓不住地蹭我的褲腿。芋頭蒸得酥軟，搗成泥拌上紅糖。青瓷碗裏盛着乳白的芋泥，撒一小把炒香的芝麻，像落了場星星點點的雪。我舀起一勺送入口中，綿密的芋泥在舌尖化開，清甜從味蕾蔓延到全身。母親看着我滿足的模樣，輕聲說：「古人講『五穀為養』，這樸素的吃食裏，藏着天地的饋贈，藏着生活的真

諦。」

暮色漫進窗櫺，餐桌上已擺開三兩道秋味。霜打烏塌菜綠得發亮，蒸芋頭泛着珍珠般的光澤，瓦罐裏燉着的蘿蔔排骨湯咕嘟作響。這時又想起父親說過的話，「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自家菜園的一口鮮。」

母親曾說：「知道為什麼霜打的菜特別甜嗎？天寒地凍時，青菜會把澱粉轉化成糖分抵禦嚴寒，這是生命的智慧。」又想起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的悠然，想起蘇東坡「人間至味是清歡」的通透。我們的身體，早已刻下與自然相通的密碼，每一口時令食材，廚房裏的每一次擇菜、每一次烹煮，都是與自然的對話，都是對生命的敬畏和禮讚。我們吃下的不僅是食物，更是陽光雨露的精華，是歲月沉澱的智慧，是天地饋贈的深情。

瓦簷上的霜花在月光下泛着銀輝，菜畦裏的青菜在寒夜裏積蓄力量。這尋常的人間煙火，藏着最動人的生命哲學——就像那經霜的青菜會更甜，歷經歲月的生命會更豐盈。我們在煙火繚繞中讀懂四季，在一粥一飯裏照見本心，原來所謂歲月靜好，不過是守着一方廚房，守着四季輪迴，守着生命最初的本真與純粹。

晨光終將再次喚醒沉睡的萬物，而那些藏在食材裏的密碼，那些融在味道中的記憶，會像老灶膛裏的火種，永遠溫暖着我們的生命，指引着我們在歲月長河裏，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心靈的棲息地。因為我們的身體裏，早已裝着四季的輪迴，裝着天地的深情，裝着生生不息的希望與力量。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